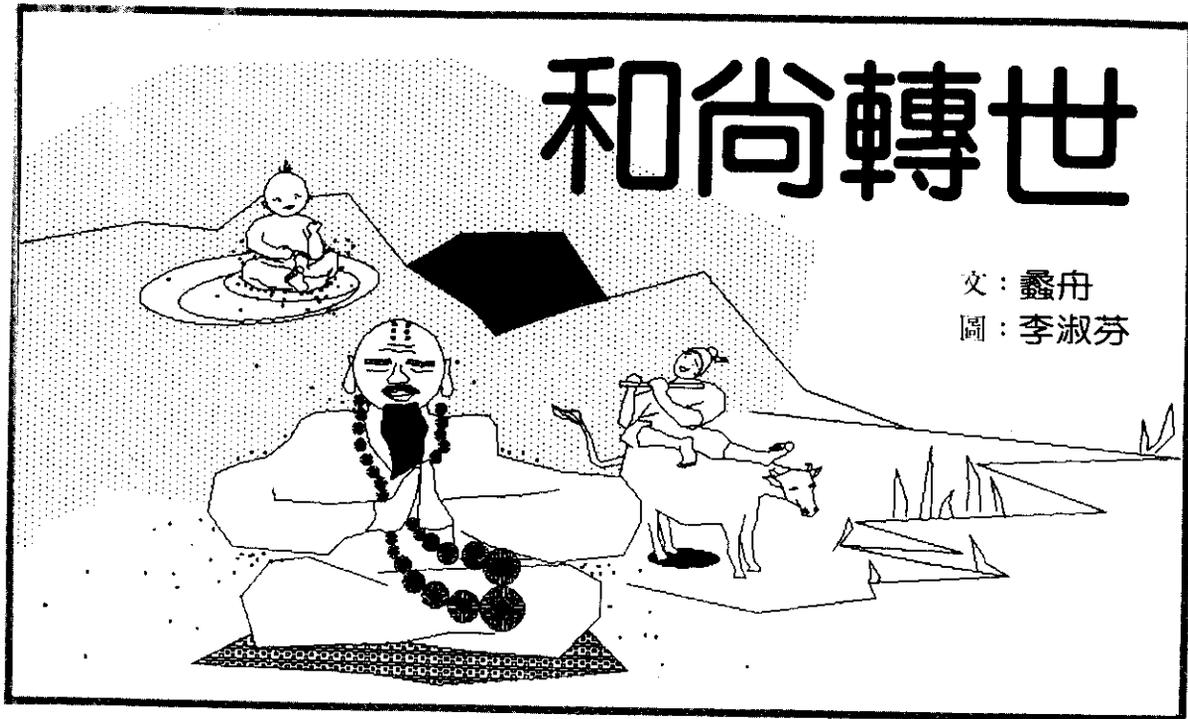


# 和尚轉世

文：蠡舟  
圖：李淑芬



李源，唐朝洛陽人。出身官宦世家，頗富資財。二十歲中進士。時人譽為才子。因其父官拜東郡太守，兄弟姊妹皆隨父住在任所，家中僮僕大衆，產業乏人照料，李源中進士後就不願在京師任職，辭歸故里蒔花草，吟詩作賦，過隱士的生活兼管理產業。

其後，安史之亂起，叛軍攻陷東郡，李源父母及家人全部殉難，無一生還。經此打擊，李源於是看破紅塵，散盡家財，連住宅也捨為寺廟。並聘請高僧圓澤

和尚為住持。圓澤禪師於是改建這所住宅為慧林寺。

李源雖沒剃度，但不婚不娶，常年茹素念佛，住在寺裡修行。

過了幾年，李源想到四川去朝拜峨眉山。邀圓澤禪師同往。圓澤說：「朝山拜佛乃是好事，貧僧願隨施主走一趟。但不知施主想走那條路？」

李源說：「我準備由此往南走，取道荊州，搭船穿越三峽。大和尚不聞李白之言乎？『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，兩岸猿聲

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，循水路走，沿途風景秀麗，賞心悅目，旅途不致寂寞。」

圓澤禪師說：「不，三峽絕險，時有覆舟之危。老僧擬由陸路前去。西經長安，出斜谷，步棧道入蜀。一路雖艱苦些，但保證平安。」

李源嘆口氣說：「行船跑馬三分命，小弟豈不知三峽路險？但是小弟更不願西入長安。因為長安先君的門生故吏及小弟的同年同寅甚多，到了那裡不去拜會，易生誤會，去拜會，別人可能懷疑我生活不下去，來京城寅緣求官。所以我不想去長安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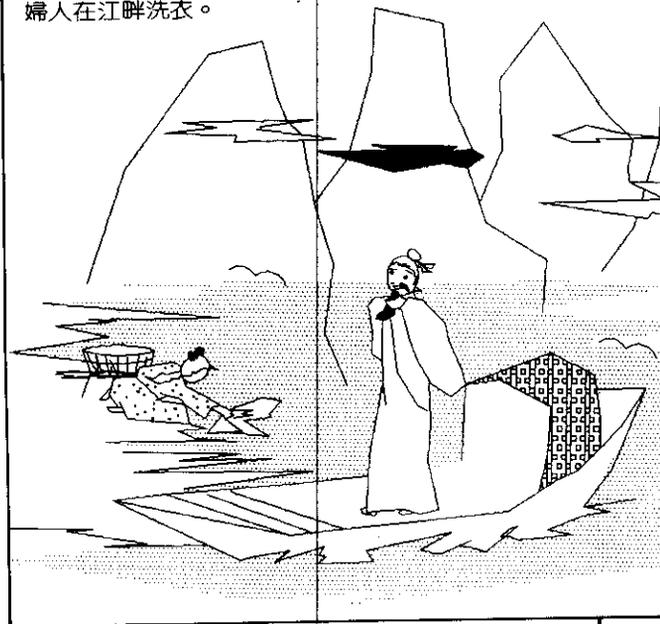
圓澤拗不過李源，只好答應陪他由荊州坐船。一日，船至江陵，時屆黃昏，下錨泊岸。李源邀圓澤下船沿江岸閒逛，但見紅霞遠映，炊煙四起，江上風帆片片，樹梢暮鴉點點，景色好不怡人。瞥見一中年婦女，在江畔浣衣，圓澤神色突變，悽然淚下。李源不明所以，驚問說：「大師，你怎麼麼啦？身子不舒服，病了

？」

圓澤長歎一聲說：「我之所以一再堅持要早走，就是怕見此一婦人。今日一見，可謂在劫難逃，老僧壽已盡，將轉入輪迴。」

「何以致此呢？」李源迷感不解。

船至江陵，見到一位婦人在江畔洗衣。



圓澤說：「此婦懷胎已經一年，專候我來轉世投胎。我不見她或可躲得過，現在見了，非托生為其子不可。此乃萬般天注定。現在最要緊的事，是請你助我速生。快回城找所廟宇，讓我圓寂。並將我的遺體火化。三天後，念在朋友一場，請來看我。」

→ 一笑爲憑。十三年後，中秋之夜，你我杭州天竺寺再見。」

李源聽了，心中不勝悽楚。陪圓澤到了附近一座佛寺，捨施了一筆香火錢，要求寺中住持讓圓澤沐浴更衣，事畢，圓澤遂即坐化。

李源替圓澤辦完後事，打聽出江邊婦人的住所，匆匆趕去，婦人果然於三天前產下一名男嬰。李源請婦人把孩子抱出來讓他瞧瞧，婦人也答應了。那嬰兒見了李源，立即咧嘴一笑。經此波折，李源也沒心情遊峨眉山了。帶著圓澤的骨灰返洛陽安葬。

光陰荏苒，十三年很快地過去了，那年秋天剛到，李源就覺得心神不寧，好像有什麼事沒辦？忽然，他記起來了，和圓澤還有杭州之約。隨即收拾行李，趕往杭州。

到了杭州，已是八月十四日。雇轎登上天竺寺。寺內有供香客住宿的客房，李源訂了一間。他無心欣賞杭州三秋桂子，十里荷香的美景，一心只等圓澤來會。中秋夜，李源坐在井邊眺望，山中湖畔，遊客

不少，誰是圓澤和尚轉世的呢？李源不禁惘然。忽見對面小溪邊有一牧童，騎牛吹笛唱：「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吟風不要論，慚愧故人遠相訪，此生雖異性長存。」李源一聽，就知道此一牧童便是圓澤和尚轉世。忙喊：「澤公，澤公，你好嗎？難得你還認得我。」

「李施主，你真守信的人。」牧童說。

李源方待跨溪過去，牧童又吹笛歌曰：「身前身後事茫茫，欲訪因緣恐斷腸，吳越江山遊已遍，且回煙棹上瞿塘。」歌罷，向李源拱手，乘牛沒入夜色之中。

• 輕鬆一下 •

### 〈乾脆俐落〉

甲：「嘿，你藏私房錢有何絕招？」

乙：「私房錢？我都是藏在五臟廟裡。藏在那裡，既不怕被偷，也不會因日久而忘記藏放地點。」（哈哈）

### 〈起死回生〉

老板：「請問有沒有辦法讓我的生意好起來？」

風水先生：「沒有別的好辦法，只要把隔壁的那家同行店舖關掉就可以了。」（哈哈）

